

## 试 胆

### ——抓住农民，簇拥而上，刺成蜂窝

三神高

(教育助手 伍长)

“再走几步就是村子啦，坚强地走下去，没志气的家伙是混蛋，掉队的可要死掉呀！”

在耳边响着唠唠叨叨喊叫着的分队长的声音，三神把枪从左肩换到右肩，晃动着疼痛地勒在身上的子弹带，浑身的汗水就像是被浸在水中一样。他环视那一望千里的染成黄色的麦田，因为眼上沾满汗水，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是不是有村子，只是喉咙非常干渴，希望喝水。盛夏的太阳像火烧似的照得火辣辣的，在它下面行军的长长队伍，简直像是痛苦翻滚的大蛇那样挣扎前行。

1942年8月上旬，独立步兵42大队五十君部队，在山东省临清、馆陶、邱县一带连续进行大扫荡战役。离馆陶县并不远的这一带，因为八路军和农民结成牢固的密切关系，日本军无论走到哪里，连一个孩子也看不见，都逃难去了。为了搜寻八路军，穿过很多空荡荡的村子，走了将近九里路了。

在三神眼里好不容易看到被枣树围着、约有100户人家的一个村子的时候，没有边际的麦田变成了西瓜地。班长和老

兵像要打架似的跑进瓜地，咬上了西瓜。“啊，可得到补救了。我也……”三神渴望得到点水，但是新兵中谁也没有跑去，三神的脚也像木棍似的沉重得不能动，只是想：“要是能够得到教官许可，那就好了。”他看着骑在马上上的教官，教官摸着鼻下的小胡子，正在高喊：“掉队的家伙就扔下不管了吗？”

在多少个炎热行军的日子里，因为中暑、痢疾，吧嗒吧嗒倒下去的一定是新兵。原因就是渴了喝泥汤，只要是带水分的东西，在田里找到了什么都吃。所以，新兵不许像老兵那样可以自由地跑出去，必须得到许可。“一到村子，就让休息。说是就要到了，要忍受到死吗？妈的！……”三神心里嘟囔着。在他眼前，妈妈的面容一闪似的掠过，又消失了。村子的轮廓逐渐明确起来的时候，部队对村子开始了大包围……突然，包围停止了。“停下！”随着分队长嘶哑的声音，看见一个有棱角的脸正向三神他们六七个新兵大大地晃动着。

“男人全部抓起来，家畜也集中，好吧。临走时候点把火！”这样的命令，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。这样做了的三神，虽然明白是师团的命令，但是想到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干活儿，也真让人生气。

“冲呀！”他们托着枪，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，一齐闯进了村子。三神忘掉了脚疼，也跟着飞跑过去。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，混杂着猪的叫声。

“啊，有人……有意思。”三神欣喜若狂，和新兵同伴伊藤一起东跑西颠。大林也从后面追上来了。随着皮靴和刺刀的侵入，逃难晚了的男女那悲痛叫声从四面八方传进三神的耳朵。三神闯进的一家土房子前面，忽然飞起了一只鸡，

发出尖锐的叫声飞上了屋顶。

“妈的，吓我一跳！”三神吓得心跳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把步枪换了一下拿法。在水缸旁，两个人轮流把头伸进去，喝完水后跑向那家作为打谷场的院子。大约是慌忙逃难吧，在和土造的房子并列的很小的小屋里，留下了蒙上眼睛的驴子，它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拼命拉着石磨。从那个石磨里，黄色的小米面零散地撒了出来。

“啊，悠闲自在呀！”杀气腾腾的三神，用刺刀刺向那驴的前腿。折断膝盖的驴子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拉着的石磨突然停下了。

“哈哈……这家伙也是战果！伊藤，你，拜托啦！”

“好，来吧！”伊藤擦着露出来的蒜头鼻走近驴子的时候，可以听到东侧大田里有牛的叫声。

“喂，有人！……在那儿……”大林发出狂叫，“那个！”三个人噤噤乱跑了过去。

村头的茄子、黄瓜蔫了，像死了似的垂下头来。只是在干透的大田里挖出来的引水沟，显露出全新的土层，两条、三条……黑黑的，长长的，一直延伸到邻村。田地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刚才还在干农活的农民夫妇，因为军队的侵入，拉着七八岁的孩子的手，轰赶着大牛跑步穿过大田。

砰！砰！打破了寂静，从三神的枪里冒出白烟。一瞬间，一家子站住回过头来……立刻趴在地上。蓬乱着黑发的女人，蓝衫显眼地摇动，她想把孩子抱在怀里跑回家去。砰！砰！砰！接连两三声枪响，阻挡住父母和孩子三口人的前进。接着，三神走近了这一家人，那三口人正在沟里团成一块。

“动一动就打死你们！”三把刺刀对准他们的胸口大喊

着。

身材高大的农民像是刚过30岁，无论如何也顽强地用粗壮的大手牢牢握着牛的缰绳，保护妻子和孩子似的环视着。他向士兵们转过身来，用缓慢的声调说道：“我是老百姓。”声音很低，但很刺人。三神吃了一惊，三个人互相对望了一下，哗啦哗啦地拿着枪，一步步小心谨慎地走近这一家人的旁边。

“喂，你，民兵吧？”三神怒喊道。

“不对，我是老百姓。”农民大约是为了显示他的确是农民吧，便用粗壮的手从隆起肌肉疙瘩的肩上取下了锄头，摘下了草帽。太阳晒得漆黑的脸闪着光亮……颧骨高耸。满是尘土的脸上，从额头就有几条流下汗水的印痕，而从眉毛之间流下的汗水，正疼痛地渗进睁大的两只眼里。

从沟里跑上来的女人，一边把在前面垂下来的乱发用手往上挽好，一边靠近丈夫身旁，从满是打补丁的布衣服的腰上取下褪了色的毛巾，亲手交给了丈夫。

“哼，还好打扮呀！”大林的泥靴离开男人，踢向了看样子比较老的妻子肩上。

“哎哟！”妻子用瘦削的满是皱纹的手，勉强支持住身体，向丈夫求救，眼睛瞪着三个日本兵。那个农民太阳穴颤动着，大脚迈出两三步，保护住妻子。他看见士兵吊起的三角眼盯着牛，担心是否会把牛抢走而注视着牛。他珍惜地一遍一遍在牛身上各处抚摸着，把脸靠近了牛的脖子。

“喂，喂，那个，那头牛，拉过来！”伊藤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，一边把手放在拉牛的缰绳上。

“不行！”男人的声音虽然很低，但却充满了愤怒的强烈语气。男人的身体慢腾腾地靠近了牛。这农民推开了伊藤

的手，哆哆嗦嗦地把纆绳牢固地缠在粗壮的赤铜色的手臂上。

“就是死也不给！”充满反抗意志的男人，脸色刷地变了，眼睛瞪着伊藤。

“什，什么？这个混蛋，怎么啦？这张面孔！”伊藤哆哆嗦嗦着，脸色苍白。

“反抗试试吗？这个畜生！”伊藤旁边的大林，挥拳朝农民脸上狠狠打去。在脸被打、身体晃晃悠悠摔倒下去的丈夫前边，女人气得哆哆嗦嗦着用瘦削的双手来阻挡。母亲膝下的孩子哇地哭了出来。

“这个崽子！”

“喂，甬捣乱……这个娘们！”三神猛力抓住女人头发，把她拉倒了。她头发蓬乱，在浅黑色的脸上缠着几条发丝。她颤颤巍巍抖动着头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又跪在地上，把丈夫、孩子和牛一一看了一遍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这条牛是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命根子，如果把它带走了，今后我们一家人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？”她对不懂她语言的士兵们作着手势，拼命申诉，接连哀求着。

“甬装傻，我不管这些，屎蛋家伙！”三神朝在脚下执拗纠缠的女人乳房一带踢去。被踢翻的女人“呜”地呻吟着捂住胸口，痛苦地转动着身体。三神连看也不看，走向牛旁。

“喂，伊藤，这条牛，寄存到保安队去。”三神心里算计这条牛怎么也可以揩油500块钱。但是，不论怎么踢打，农民都拼命地拉着牛，为不让拉走而反抗着。

突然，牛的纆绳断了，牛被士兵抢走了。“哎哟，我的牛呀！”那个妇女哭叫着，在地上滚动着。她脚边的孩子也跌倒了，哭得更加厉害。

“多么讨厌的崽子，太吵了！”三神突然用军靴的后跟朝七八岁的男孩子头上踢去。孩子的头破了，血哗地流了出来，染红了母亲的胸口。女人紧紧抱住哭叫着的自己的孩子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叫骂着“鬼子”，把唾沫向三神唾去。三神面对那气得哆嗦着紫色嘴唇、变了脸色叫骂的女人的脸，吓得心里直跳，呆立不动。他避开像要马上咬住喉咙的这个女人的脸。他胸前抖动着拳头，发觉那个男人在牛的附近正叉开两腿站着，阻挡哭叫的老婆和孩子。三神感到害怕，催促着大林和伊藤，在男人背后顶上刺刀。

“喂，喂，你到教官那儿去！”三神用枪托推搡着男人的肩膀。

“我不去。为什么？”男人抗议着，身子也不动弹。

“这个混蛋，找死吗？”

那个男人愤怒得猛地把脸扭转到一边，三把刺刀戳着，推着……他只好迈着沉重脚步往前走。妻子死死抓住丈夫的脚不放，央求着不让带走，然后大声哭泣起来。

“讨厌，这个混蛋娘们！”士兵的刺刀，毫不留情地对着那个追住不放的妻子。

“妈的，跟着来就把你打死！”三神大喊着，和大林一起把枪口对准女人的胸膛。

农民男人平静地回头看着妻子。死，不也就是离开吗？所以，枪口对准胸膛也不害怕。男人轻轻把手放在紧搂住自己脚不放的妻子的臂上，说了两三句什么话，又抚摸着孩子的头嘀咕着什么，然后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妻子没有办法，抱着仅剩的一把磨光的锄头，趴在地上，用悲哀和愤怒的泪眼，看着丈夫和牛被赶走了。和煦的风，像带着她的悲哀和愤怒似的吹起了尘沙，笼罩着这些士兵们。

“教官，这家伙装成农民，巧妙地想要逃脱我们的罗网。”

“啊，啊，好，让他坐在那儿！”和教官说着什么的分队长月形军曹，用粗哑的嗓音说道。呆在附近的士兵们好像是饲养熟了的狗，尽管主人什么也没说，也拿着刺刀从四周包围上来。这样，在警备森严中，对农民的拷问开始了。

“什么？不知道？说谎对你没有用。告诉我们八路的去向对你有帮助。好吗？……”小胡子龇着牙，笑着迈出一步，故意在农民眼前拿出烟来说道：“喂，抽烟吧，然后再说。”

“不要！”农民把脸转向旁边，那双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亮，又回过头来瞪着看。

“哈哈，怕什么？不要害怕，日本军为让你们过上和平的生活，才在这样暑热的天气进行讨伐的。告诉我们八路军的行踪，这是协助皇军，是为了你们的妻子和孩子。”担任翻译的酒井上等兵，按照教官的指示，一句一句地说着。但是，农民什么也没有回答。不，在那双眼睛里迸出火一样的怒气和憎恶。小胡子用下巴向分队长示意。突然，分队长拿起皮腰带，刷地抽到了农民背上。

“畜生，固执的混蛋！”“要是不说就叫你说！”皮带多次带着响声抽了上去。每抽一次，农民都疼得用力弯曲着全身。

“喂，是民兵吧？你！”皮带又一阵子胡乱抽了过去。皮肤破了，血渗出来，鲜血从农民裂开的嘴唇滴滴答答地流出，在胸脯上流出一条道来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农民使劲咬紧牙齿，那双像把什么都看穿的眼睛在发亮。

“什么？不知道？”杀气腾腾的分队长胳膊又要举起，但是，由于农民的这副形象，他又努力抑制住了。三神认为他是因为畏缩而放下的。三神手里捏着一把汗，然后咕嘟一声，咽下了嘴里因受这种刺激而产生的唾沫。农民的身体像是无力支持似的当场摔倒了，痛苦的呻吟像是要压倒三神和附近的士兵们。

“让刺吗？”月形军曹问。小胡子少尉的下巴动了动。然后，三神看到军曹的眼睛朝向自己。

“因为你是优等，实体刺杀的时候，让你第一个去干。”平素就和我说这话的分队长，现在和小胡子少尉商量着什么。“可是，那样结实的家伙能够顺利地把他扎死吗？要是失败了怎么好呀？不，不会有那样的事。”在充满不安和疑虑的三神的脑子里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在晚秋庭院的薄暮里砍柴的父亲的神态……挥动着太阳旗的孩子和村人们的脸。

“三神，你，磨蹭着什么呀？”小胡子教官高喊的声音突然吓了三神一跳，一刹那，三神从头顶到脚尖都热了起来，头晕目眩。“是呀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为国效忠的决心动摇了，就是对不起父亲。孝顺父亲就要为国尽忠。”想到这里，分队长的嘶哑声音盖住了一切。

“三神一等兵，把那个混蛋带到对面的枣树下去！”

“让你杀掉！”

“还是让我来干呀。”三神这样想着，一边提心吊胆，一边想着自己比别人特别优秀，环视了一下同事，便捧着那个农民走去。这时，农民从渗透着汗水、满是补丁的汗衫里掏出良民证，在大家面前撕成八半，扔在地上。纸片随风狂舞，散乱一地。



“哈哈……灰心了吗？”小胡子在笑着。

在村中央，有一条粗大的交通沟。从这个中心地区稍微靠南，已挖好了五六个坑。在它旁边，有一棵不知经过多少年的古老大枣树，伸展着坚挺树枝，结着红色果实。农民站住，回头望着三神说：“我不怕被杀死，最后让我抽袋烟吧。”

惊奇的三神转着眼珠子问小胡子教官。小胡子少尉慌慌张张地用他那褐色的眼珠注视着农民，额头上青筋暴露，眼睛吊了起来，紧握着军刀，在士兵前面大概是怕让人看出他那么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摸着鼻下的小胡子说道：“武士的情谊，让他尝尝！”他好像还说：“比起这个家伙，我是更为大胆的。”他指的是分队长。然后，他对周围的士兵说道：“好好警戒！”

闷热的盛夏，太阳从乱云之间令人难受地照射着，二十几把刺刀从四面八方眼看就要猛扑上来，那个农民却悠闲地把撕破了的贴身衬衫前襟掩紧，抚摸着疼痛的胳膊和腰，坐在枣树根上，慢慢从腰里取出烟管。那个烟管已经可怜地被折断了。农民一声不响地凝视着烟管，哆嗦着夹杂白毛的眉毛，憎恨地瞪着周围的士兵。

农民解开因手垢摩擦而发亮的蔓藤花样的烟袋带子，把烟管插进袋里，停下手来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袋子，用牢固地紧握着袋子的拳头，擦拭了一下粘粘糊糊带血的嘴唇，突然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。小胡子、月形、大林、三神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把眼睛瞪成丸子似的，好像这口仇恨、诅咒似的痰就吐在他们身上，视线都投向粘在旁边石头上的血块和农民的脸。农民仍然非常沉着，从膝盖上面的袋子里取出打火石，咔嚓咔嚓慢慢敲着。在他的意识中，似乎包围他的日本

兵们完全不存在。他使劲地吸着烟，把烟安静地吐出来，又香香地吸着。脸在太阳下晒着，渗出的汗慢慢浸入伤口，尽管如此，农民也不想擦拭，只是眺望着天空，盯着喷出的烟雾。

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在狠毒的士兵们这种虐待下，这个农民的脸上却浮现出微微的笑容。但是，一瞬间，又眼看着他的脸板起来了，他凝视着天空。“孩子呀……你一定要报仇呀！”在他的眼里，大粒的泪珠闪着光亮，马上就要流下来似的。“尽管眼看就要被杀死，为什么还这样非常沉着呢？”三神由于恐惧，一边狠狠地咬着牙，一边喊道：“混蛋老百姓，快吸呀！”然后扑向农民，用破军靴踢他的肩头。但是，受到反弹的力量，三神自己却摔倒了。完全像小狗吠叫着扑向狮子一样，大家围着带有漆黑胡子的教官，哄然大笑。三神想着糟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混蛋，别随便干！”分队长发出如雷的声音。他一边偷看着小胡子的脸色一边大骂着。“多么丢脸的家伙！”我自己暗暗责骂自己，想要缩回去。这次，小胡子教官却仍然傲慢地仰靠在椅子上，张开大嘴大骂道：

“没有志气的东西，不要慌嘛！”

在故作镇静的声音中，三神觉得身体逐渐硬了起来。农民对这件事情毫不在意，仍旧吧嗒吧嗒抽着烟，吞吐着烟雾。他把积存着黑烟油子的烟袋锅儿，用满是茧子的手掌磕去，烟灰掉了下来，便用粗壮的大姆指灵巧地转动，压住下一袋烟，凝视着自己的手，大口呼吸着。他的满是茧子的大手，坚硬粗糙……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掌，张开握上，又张开又握上。忽然，他的手不动了。这时，从农民眼里吧嗒掉下眼泪来，接着，陆陆续续地不断掉着，渗入干透的黑土里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在东村头的方向，伴随着重机枪嗒嗒的沉重响声，传来了“啊啊”的喊叫声，在笼罩的乱云上反复回响。

“哈哈……机关枪中队也干上了吗？”小胡子说道。士兵们也吓了一跳，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。农民在突然站起来的时候，把烟管换在左手，牢固地紧握右拳，大脚往前迈出一大步，视线投向喊声方向，流着泪水。那双眼睛发亮，用力踩的脚微微发抖。看到这个样子的分队长，马上猛扑过来，抢下农民的烟管，摔到地上。折断的烟杆上的烟袋锅儿掠过小胡子教官的鼻头，飞散着火星。

“啊！唉……混蛋！”小胡子额上鼓起青筋，吧嗒吧嗒跺着脚，拿人出气。

“怎么啦，那张脸？”分队长害怕了，叉开双腿站着，阻挡在农民面前，接连接了他三四下。

小胡子又大喊着：“笨蛋，快把他眼睛蒙上！”三神想到这人已经活到最后时刻了，心跳得更加厉害，槽牙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越想安静下来，身体越是哆嗦、发抖。他像是被谁推着似的转到农民背后。四个人把农民的两手捆住，绑在枣树上，然后撕破沾血的汗衫，想要蒙上他的眼睛。一瞬间，农民毅然地用蔑视的声调说道：“不怕，鬼子，一定报仇！”

他晃动着头，把布条甩到一旁，额上堆起两三条小皱纹，粗深地刻印在脸上，下面那对坚强的眼睛，不知害怕为何物的气魄，压倒了士兵们的凶焰。三神越发被恐怖缠住，觉得打着冷战，脖子的汗毛倒竖着。“唉，这个畜生，不要瞧不起人。”他用高筒靴子使劲踢着农民的胫骨。对于往后退缩的三神，周围的士兵们煽动地喊着：“干呀！干呀！”

“刺杀！”小胡子拔出军刀，在空中挥舞，命令道。

“啊！”三神拼命地刺去，但是，一失手，刺刀刀尖只扎进肩头大约两寸（约六厘米）。一刹那，鲜血流了出来，农民的肩头哆嗦，开始痉挛。

“怎么啦？你那种刺法……”分队长的皮带狠狠抽在三神头上。

“好好准备再刺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该死。”三神想要挽回失败，可是，飞出的刺刀又错扎到左臂上。

“笨蛋，刺胸口！”分队长咬牙切齿地喊着。农民仍然坚强地在紧张的脸上紧闭着嘴，像火焰一样的眼睛瞪着士兵，然后又转看伤口。三神已经是哭丧着脸，连羞耻全都忘了似的猛扑过来。第三次刺杀，刺在左侧肚子上，发出一种瘆人的声音。在这时，刺刀和军服都溅上了血沫，血沫在附近飞散成一片。

“注意，刺！”小胡子高喊着。

大林一等兵挤开两三个士兵，盲目地跑过去刺杀。刺刀扎进喉咙，扎进枣树，断离了枪身。在这一瞬间，满身是血的农民，把全身力气集中在嘴上，像从丹田发出的那样叫了一声“鬼子”，突然断了气。这个喊声使小胡子高兴地笑望着说道：“成功，全体新兵，试试胆量，轮流刺杀！”

转眼间爆发出发疯似的喊声，满身是血的农民肚皮被破开，肉和大肠被剝了出来。由于过分残酷，口吃的伊藤害怕得呆立不动，可是，一看到教官的脸，就把眼睛一闭，猛扑过去。农民的眼睛可怕地往这边瞪着。士兵们好像被咬住了，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似的，不由得不住地发抖。

小胡子和分队长互相对望了一下苍白的脸，小胡子喊道：

“喂，把眼珠剜出来！”

五六把刺刀猛地扑了上去，头、脸、胸，不拘哪里，噗嗤噗嗤地穿刺。小胡子教官像是好不容易才安下心来似的说道：“终于死掉了吧？”他急促地大口喘息着。

“啊，我……第一次杀人了……”在三神的两手中，滴答着血的刺刀哆嗦着。“不，我要变成更厉害的士兵，这么点小事就哆嗦起来吗？……”

三神用这样的话鞭策自己。在三神转身面对分队长的时候，分队长正喊着：“喂，喂，你们发什么傻？快收拾！”他举起了柳条鞭子，向惊慌失措的新兵们吧唧吧唧发出响声催赶着。慌忙出动的新兵，走近农民前面。近六尺高的农民，身子变成了蜂窝；从满是血的身上流下来的鲜血，被黑黑的大地吸收去了。

三神好容易把死尸拉到枣树下挖好的坑里，松一口气，和大家对望了一下，咕嘟咽下了嘴里的唾沫。在这个坑里，熟了的一枚枣子吧嗒落了下去。“哈哈……新兵，怎么样？”小胡子大笑的声音，在充满血腥气的空间回响着。

在刚才那样的天空，黑云越发增大，雷电交加，发出了激烈的声响。

这种轰鸣，震动着大地的远方。“哞！”可以听到像咒骂似的牛的微弱叫声。

我现在写这篇13年前无限凶狠残忍的实录时，想到自己对纯朴的农民父子干下的滔天罪行，悔恨之情不能抑制……夺走了亲爱的丈夫，夺走了父亲……残酷地蹂躏了爱情。对

过着和平生活的热爱劳动的农民，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屠杀……抢走了牛，使留下的母子的将来生活毫无着落。作为同样生长在农民家庭的孩子，竟忘掉了在泥土里生活的同类。现在，我不得不愤恨地咒骂自己和禽兽无异的前半生。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侵略战争，我也不得不愤慨地咒骂。

旧部队名：独立步兵第42大队步兵地中队

### 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我因为工作关系而跑过很多地方，接触了很多人，关于那次可恶的战争遗留下来的伤痕，我听到很多痛苦的、悲惨的事情。但是，对我们日军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残酷罪行，却几乎从未有人谈过。

我自从得到批准回国以来，经常谈起自己的体会，诉说着反对战争、维护和平、日中友好的重要意义，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共鸣。10年前，日本和中国恢复了邦交，那是多么高兴的事呀！然而，由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，却想把日本侵略中国改写成“进入”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不但不那次侵略战争进行反省，反而要进行美化吗？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为了不让我们的错误再次重演，我发誓要把日本侵略的事实进行宣传，把反对战争、维护和平、日中友好的斗争作为自己的志愿，变成终生的行动，贯彻到底。

（三神高）